

吴越国“纳土归宋”的抉择

一场没有烽烟的政权交接，藏着比战争更艰难的智慧。公元978年，吴越国末代君主钱弘俶“纳土归宋”。这段历史没有赤壁硝烟，却上演了一出家族与苍生、坚守与放弃的深刻对话。

东南有国，钱氏三代经营有道

唐朝灭亡后的七十余年里，中原如走马灯般更替了五个朝代，南方则星罗棋布着十个割据政权。在这片被史家称为“五代十国”的乱世版图上，两浙之地却奇迹般保持了一方宁静。

公元907年，钱鏐受封吴越王，开启了钱氏家族对这片土地长达七十二年的统治。这位出身盐贩的君主深谙“乱世求存”之道，立国之初便定下“保境安民”的国策。

“民为贵，社稷次之，免动干戈，即所以爱民。”钱鏐临终前留给子孙的《钱氏家训》，成了这个王国延续三代的执政纲领。与同时代许多热衷称帝、四处征伐的政权不同，吴越国始终以“藩镇”自居，尊中原王朝为正朔。

在务实主义的治理下，吴越国成了战火中的“世外桃源”。钱鏐组织二十万民工修筑钱塘江海塘，根治千年水患；其子钱元瓘扩

建杭州城，将西湖与城内河道贯通；至钱弘俶时，在西湖沿岸广建佛寺，开凿石窟，留下了雷峰塔、保俶塔、烟霞洞造像等文化遗产。吴越国还大力发展海外贸易，明州港（今宁波）商船云集，瓷器、丝绸远销朝鲜、日本乃至波斯。杭州城“灯火家家市，笙歌处处楼”，户口从唐末的万户激增至十万户，成为“东南第一州”。

这些繁荣，建立在一个微妙的政治平衡上——以财富换和平。每年，满载绫罗绸缎、珍玩宝器的船队从杭州出发，沿大运河直抵中原。后晋、后汉、后周，无论谁坐在开封的龙椅上，吴越国都恭敬称臣，岁岁来朝。

风云骤变，南唐吴越唇亡齿寒

公元960年正月，开封东北四十里的陈桥驿发生兵变。后周禁军统帅赵匡胤被部下黄袍加身，回师京城，建立宋朝。

赵匡胤的崛起，标志着五代乱局即将终结。这位武将出身的皇帝有着清晰的战略：“先南后北，先易后难。”他采用宰相赵普的建议，开始有条不紊地削平割据政权。

乾德元年（963年），荆南高继冲投降；三年后，后蜀孟昶被俘；开宝四年（971年），南汉刘鋹出

降。每灭一国，赵匡胤都将该国君主“请”到开封，赐宅封爵，实为软禁。开宝七年（974年），宋军兵锋直指南唐。后主李煜一面遣使求和，一面向邻邦求救。他给钱弘俶写了一封言辞恳切又暗藏机锋的信：“今日无我，明日岂有君。一旦明天子易地酬勋，王亦大梁一布衣耳。”这句话戳中了钱弘俶内心最深的恐惧——唇亡齿寒。南唐若亡，吴越将直面宋朝的百万雄师。

然而钱弘俶做出了一个让后世争论不休的决定：他不仅拒绝了李煜的联盟请求，还将这封信原封不动地送到了开封，同时主动请缨，亲率五万吴越军配合宋军作战。

开宝八年（975年）冬，金陵城外。吴越军阵中推出了一种新式武器——“火箭神军”。这种武器将浸透波斯石油的麻布绑在箭矢上，点燃后射入城中，所到之处烈焰腾空。“吴越王亲自督战，火箭如蝗，金陵夜如白昼。”史书记载了那场惨烈的攻城战。当李煜最终肉袒出降时，钱弘俶的心情可能异常复杂——他既是胜利者，也可能在其中看到了自己未来的影子。

开宝九年（976年）正月，钱弘俶第一次踏上了北赴汴京的路。临行前，吴越群臣在西湖边泣别，许多人认为此去凶多吉少。

赵匡胤在开封崇元殿设宴，文武百官作陪。席间，钱弘俶献词称颂，当有宫女起舞时，他即兴赋诗：“金凤欲飞遭掣掬，情脉脉。”本是描绘舞姿，赵匡胤却突然起身，重重拍着他的肩膀说：“誓不杀钱王！”

宴会后，赵匡胤邀钱弘俶入内室，出示了十几份奏章——全是宋朝大臣要求扣留或诛杀钱王的建议。“这些，卿在路上看吧。”赵匡胤将奏章打包成一份特殊的“礼物”。这份礼物既是信任的表示，也是无声的警告：你的生死，只在朕一念之间。

更意味深长的是钱弘俶辞行时的一幕，赵匡胤交给他一个黄绫包袱，嘱咐出城后再打开。里面除了那些奏章，还有一份特殊的誓书：“钱氏子孙永保富贵，罪不加刑。”

面临抉择，钱弘俶“纳土归宋”

太平兴国三年（978年）二月，大宋朝廷第二道诏书来了。新即位的宋太宗赵光义召钱弘俶进京。

相传，临行前钱弘俶登上

了宝石山，来到了慧日永明寺（今净慈寺），拜访了一位特殊的朋友——延寿禅师。这位高僧原是吴越国官吏，看破红尘后出家，著有《宗镜录》百卷，被后世尊为净土宗六祖。

钱弘俶问禅师：“社稷将倾，孤当如何？”延寿的回答朴实而深刻：“王若抵抗，可延数年国祚，然终不免城破国亡。届时玉石俱焚，百姓何辜……王可知，你献出的不仅是一片土地，更是千万生灵免于涂炭的机会。这份功德，钱氏子孙将受用不尽。”这番话如醍醐灌顶。

太平兴国三年五月，汴京崇元殿。钱弘俶身着诸侯礼服，手捧吴越国十三州舆图、户籍册、兵籍册，在百官注视下缓缓步入大殿。宋太宗赵光义亲自下阶扶起钱弘俶，当场封他为淮海国王，赐礼贤宅，赏赉无数。

这与同年宋朝攻打北汉形成了鲜明对比。太原之战，宋军伤亡数万，城破后纵兵劫掠，百姓死伤枕藉。赵光义后来感慨：“若皆如钱俶，天下何至于此！”

身后荣辱，一个家族传承千年

归宋后的钱弘俶（为避宋宣祖赵弘殷名讳，去“弘”字称钱俶）在开封过着优渥的生活。他先后受封为淮海国王、汉南国王、南阳国王等爵位，看似尊荣，实则身处朝廷的密切关注之下。

端拱元年（988年）八月二十四日，钱俶六十寿辰。宋太宗赵光义遣使赐宴，史载当晚“有大流星坠于正寝前，光烛一庭”。是夜，钱俶暴卒。《宋史》对此仅寥寥数笔，未言明死因。然而，结合其死亡时机（恰逢寿宴之后）与宋太宗对待其他降主（如南唐后主李煜）的一贯手段，后世史家多推测其系被毒杀。

颇具意味的是，太宗仍为其“辍朝七日”，追封钱俶为秦国王，谥号忠懿，以亲王之礼厚葬。

但钱氏家族的故事并未就此终结。正是由于钱俶和平归附的功绩，宋朝给予钱氏子孙极其特殊的优待。宋太宗曾赐予“誓书”，承诺“钱氏子孙永保富贵，罪不加刑”。

在宋廷的优待和文化滋养下，钱氏家族开启了千年望族的传承。据学者统计，两宋三百年间，钱氏一门出了320位进士，涌现出如钱惟演（西昆体诗歌代表作家）、钱易（翰林学士、才子）等众多文化名家。更可贵的是，家族形成了以《钱氏家训》为核心、重教育、轻权位、务实业的门风。

据《齐鲁晚报》孙晓明/文

